

相對於中國藝術的源遠流長，香港藝術只不過經歷了很短暫的歷史，然而，由於她曾經走過一段頗長時間的殖民時代洗禮，對於中國傳統的理解卻受到不斷的翻新與再詮釋，中外古今的對立矛盾和混雜性在香港一地更形突出。在這種立於主流以外的無根狀態之下，對於中西藝術的理念更能兼容，而對民族傳統的情意結卻相對較為薄弱。金嘉倫教授是香港藝術教育的前輩，自1966年在中文大學藝術系任教直至退休的三十年間，便親身經歷了這種文化身份考量轉變，由早年傾向於西方的美學理念，直至近年積極轉向東方傳統的回歸。

金嘉倫教授於2005年創立「草書藝術研究社」，目標就是提供一個平台給予愛好草書藝術的人士，讓他們能夠互相切磋，並以研究、發揚和推廣草書藝術為宗旨。狂草的魅力之處，在於其已脫離文字的功用性，而向純藝術性發展，一點一劃均具有抽象的美感；而且它的發揮空間極大，變化又層出不窮，所以一向受到愛好書法人士的鍾愛。除了研習傳統狂草外，研究社的最大貢獻，就是以太極美學去重新演繹草書乃至繪畫藝術，在延續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之餘，又創作出極具現代感的書畫作品。

太極美學的提出，是源自《易經》這部中國古代的智慧結晶。在金嘉倫教授的倡議下，可以總結為「氣勢連貫」、「陰陽互濟」和「整體和諧」三個基本觀點。「氣勢連貫」即重視整幅書畫作品中線條的生命力；「陰陽互濟」就是著重陰陽虛實的調和，以達致平衡的審美狀態；而「整體和諧」則是關注作品的整體佈局，有如欣賞一首完美和諧的演奏曲。這種滙聚了太極美學及草書線條元素的觀點，為傳統繪畫注入新穎和現代的意象。

中國藝術博大精深，要繼承傳統而又不局限於前人的創作，確實殊不簡單。可喜的是，經過金嘉倫教授在近年的推動下，這條探索的道路已漸見成果。謹盼太極美學的創作理念，為藝壇帶來更為豐碩的書畫作品，亦為傳統美學的開拓帶來更為廣闊的新天新地。

譚美兒

香港藝術館總館長